

從越南到台灣

釋慧如

我的童年和普通小孩子不一樣。

媽媽在我三歲時，就半身不遂，行動不便，那年她才35歲。我是由二姊帶大的。家人不放心我一個人亂跑，家教又嚴，所以，記憶中歡樂的童年，只是跟著五哥與一班鄰居的小男孩，一起玩官兵捉強盜。也會被五哥拉去陪他玩象棋，我的象棋技術就是從他那裡學來的。我幼時所學的中文，也是五哥教我看金庸武俠小說而來。

其實，我很喜歡像一般的小女孩玩家家酒、玩娃娃。可是大姊在我很小就離開越南，定居香港；二姊又忙於自己的學業與朋友；我是家裡的老么，大我一歲的五哥，無形中就成為我的玩伴，我就成了他的小囉囉。

很小的時候，我就與三寶結緣。

媽媽是個虔誠的佛教徒，曾在南普陀寺皈依；父親則是越南南普陀的大護法。因此，我和五哥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近三寶，聽聞佛法。當時越南還沒解放，我倆很喜歡跟媽媽去南普陀找聖雄法師玩。他會教五哥寫書法、禪坐、打乒乓球，而我總是傻傻地坐在一邊。有一段日子，五哥不喜歡回家，要留在南普陀睡。大姊擔心他會隨聖雄法師出家，從那時起，不許我倆再去南普陀找聖雄法師。

但是，因緣是很奇妙的。越南解放後，大家都想盡辦法要離開越

南，加上沒中文可讀，因此，許多人都跑去南普陀學佛。

當時，二姊跟朋友去南普陀，我也一起跟著去。聖雄法師會教大眾唱誦〈觀世音普門品〉，「世尊妙相具，我今重問彼：佛子何因緣，名為觀世音？……福聚海無量，是故應頂禮。」一吟唱起來，那個唱韻真是好聽。回家後，我一人在那裡哼唱，二姊聽了，十分訝異：「你怎麼會唱？」我回答：「我聽你們唱，我就會了啊！」

這是我九歲前的歲月。十歲，我就開始了四處避難。

越南解放後，我們一家也準備逃難，逃離家鄉——越南。

我們選在半夜下船，出門時四下一片漆黑。因為政府規定每人兩件隨身行李，什麼都不能多帶，帶的也都是最要緊的。四哥背著媽媽；二姊張羅兩袋大行李；而我一手拿袋衣服，一手提袋食物。趕著上船時，有個解放軍對我說：「妹妹，妳先上船，食物放下來，等一下，我會拿上船給妳。」當時年紀小不懂事，信以為真，就將食物給了那個解放軍。等到船開離港口後，二姊問：「妳的食物呢？」我回了解放軍說的話，二姊說：「唉！妳怎麼這麼傻，他是騙妳的。」

那一夜，天氣特別涼，我緊挨著家人坐著。逃命……逃命……，連回頭看一眼我的故鄉，都不可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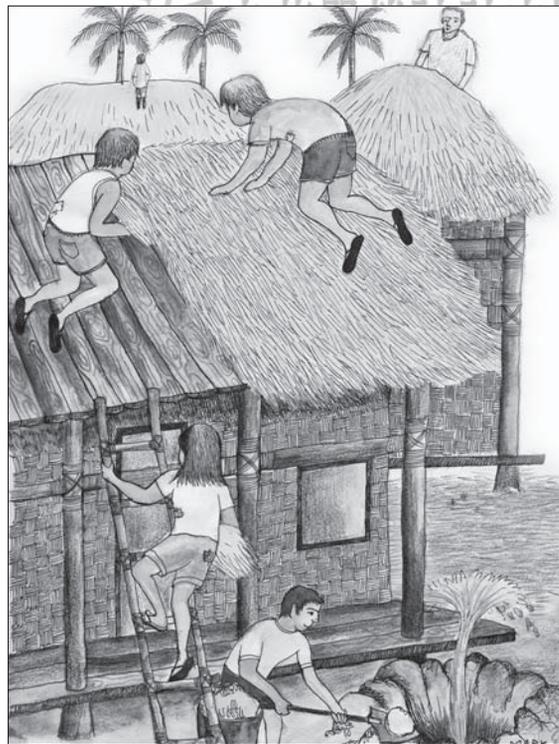
船在海上走走停停，風大，浪也大，搖來晃去的。每天除了喝水、吃餅，擔心遇到泰國海盜搶劫外，所能做的，只是等待，連坐著睡，都充滿焦慮，不知船究竟要駛向何方？幸運的是，在船靠岸之前，我們沒遇到海盜。

一個星期後，船抵達印尼的一個小島。島上什麼都沒有，我們在

那邊等了幾天。沒多久，被遣送到第二個難民營島。那是另一個荒島，比之前那個還荒涼。大家得親手蓋房子，開井取水等。天氣很熱，食物又不夠，很多人病倒了。每天都會聽聞到：這家誰往生，那家誰往生。一日過著一日，就這樣，住了半年多，我們又搬去第三個難民營島。

這個島比之前的好多了，有許多其他國家的救難組織來支援，提供的食物比較充足，挨餓的情況少了。但是，我們還是很焦慮——總不能一直待在這個荒島上啊！

當時，我們提出去美國或加拿大的申請，被退了回來。在美加沒親戚，又不懂英文，根本過不了關。還好，瑞士派人來收容孤兒及傷殘人士，我們試著去申請，竟然通過了！真是太令人欣喜了！



我還記得自己問哥哥：「瑞士在哪裡？沒聽過這地方。」

哥哥回答：「管那是什麼地方，有人肯收容我們就好啦！」

我們要趕快離開，再等下去，所有人都走光，要走也走不了！」

我們一家幾口，就這樣在印尼難民營住了一年，而後轉到瑞士。

移民瑞士後，我們

很幸運被安排到首都伯恩(Bern)居住。瑞士政府的社會福利很好，特別照顧難民和傷殘人士。到那兒後，我們一家人——媽媽、二位哥哥和我——終於能夠過著安定的生活了。我終於可以專心上學了，除了學德文，也要上法文課。一晃眼，高中畢業，我還申請大專入學。這段期間，除了上學，我還去學做皮衣，日子過得很充實。

好景不常，就在生活得較開心時，五哥卻罹患肺癌。半年後，他離我們而去，走時才22歲。為了不讓媽媽太過想念哥哥，我們離開了瑞士這傷心地，移居到多倫多和二姊共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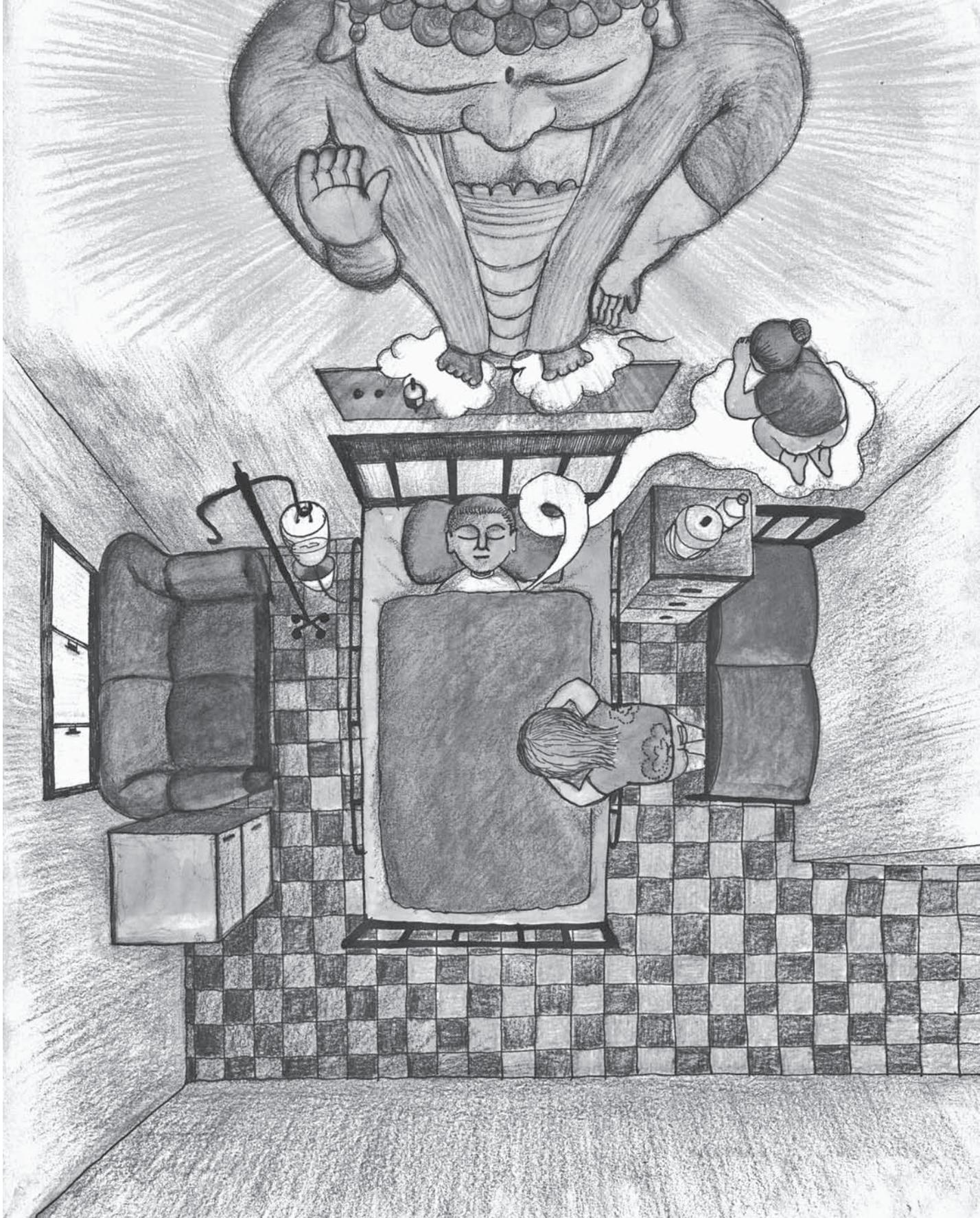
剛到加拿大，真的很不適應，樣樣都要重新開始，還要學英語。每天放學後，還要趕去二姊夫的餐廳幫忙。後來，二姐他們生意失敗，沒多久又離婚，我也跟著失業了。

找不到工作的我，帶著13歲的外甥女去紐約打工。從美國回來後，還是找不到工作。為了增加自己的經歷，我去大專學電腦，假日去老人院做義工。在加國，一個新移民想找工作並不容易，我兼職侍應生和售貨員兩份工作，就這樣，在百貨公司做了九年。

在加國的生活是愉快的，除了上班，閒時常陪媽媽到佛堂拜佛，因而與剃度的恩師結緣。師父是一位很慈悲的長者，她教我佛理，也教我做人的道理。學佛一年後，我便歸依三寶和受五戒。

但是，過沒多久，媽媽得了末期鼻咽癌。這消息讓全家人傷心欲絕，於是我決定吃長素，日日誠心誦經、拜佛，只求菩薩保佑媽媽早日康復。最後，媽媽還是敵不過病魔的折磨，往生了。

我很相信命運和緣分，更相信因果。人的一生變化無常，對我來



MARK

說，前半生的變化和遭遇，令我終生難忘。媽媽往生後，我得到師父無私的幫忙、關懷和照顧。讓我搬入佛堂居住，鼓勵我振作，教導我做人的道理，啟發了我向佛的心志和思維。我發現自己在世間是如此的渺小和無知，而這更引發了自己出家的念頭。

從小到大，我輾轉世界各處，並不是去旅遊，而是為了活命。小小年紀，就跟著家人逃難，遠離故鄉，在異國流離求生，嚐足了人生的逆境，對人生的苦與無常感觸特別深。一路走來，酸酸苦苦，當中有很多無奈，也流過許多眼淚，遭受到許多難以理解的待遇。但也學會很多東西，對生命的領悟也多一層。我很感念這些苦痛的遭遇，畢竟在安定的社會與安寧的學校生活中，是學不到、也體會不出逃難與難民營的深切苦楚。

如今能出家為尼僧，來到台灣香光尼眾佛學院就讀，這也是輾轉不可思議的因緣。或許，這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，無論順遂或困頓，不須埋怨或憤怒。因為沒有過去的這些經歷，就不可能造就現在的我。——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吧！🏠